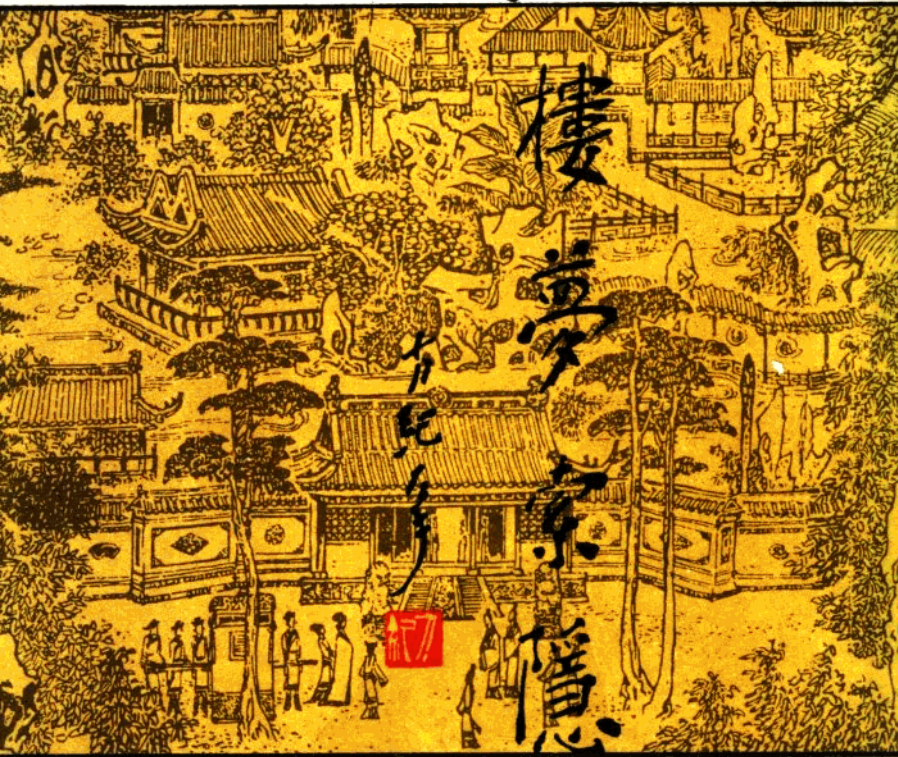


紅



序

玉溪藥轉之什曠世未得解人漁洋秋柳之詞當代已多聚訟大抵文人感事隱語爲多君子憂時變風將作是以子長良史寄情於貨殖游俠之中莊生寓言見義於秋水南華之外古有作者。豈乎尙矣。若夫傳奇紀異。誼不附於通人。因事成書。體自屈於小說。而實則僉載朝野爲外史之別裁。實錄見聞。非稗官之正體。如世所傳紅樓夢一書者。其古今之傑作乎。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親聞。兩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敵屣。其事爲古今未有之奇譚。闔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聽其溷沒。則忍俊不禁。振筆直書。則立言未敢於是。託之演義。雜以閒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以書其事。將無作有。本云滿紙荒唐。推實入虛。難得一門風雅。而且萬方玉食公子。反作閒人。千古美人知己。最難如願。墜歡可拾。如聞兒女之喁喁。長恨難填。永見山川之寂寂。繪聲繪影入妙。入微。當其始也。門蔭方濃。華年正富。無猜兩小。有約三生。鬪草焚香。大好無愁之歲月。談詩賭酒。願居不老之天荒。譬如美景不長。良辰難再。及其繼也。彩雲易散。飄零快練之花。缺月難圓。掩泣瀟湘之竹。遂使讀者男癡女怨。暮哭朝啼。把卷如親。恍入羣花之座。掩書致想。難勝脂粉之悲。是以飛走有年。流傳幾遍。舉絳珠之蹟。則聞者眉開。述釵黛之名。則談者口豔。通都學子。拾來千百。遺聞闕聞。蛾眉賠卻。幾多淚債。然而勸情易誤。求事難真。但觀百美之新圖。豈識一朝之別錄。

在作者引人入勝。設謎不宜。良有苦心。誠非得已。彼蓋以冲冠一怒爲興衰種族之由。喬木三遷亦巾幗離奇之跡。於是推原過始。痛包胥之哭。秦庭指斥。禍胎恨。褒姒之燃。夏燧酸辛。無限筆墨。羞陳此一因也。又以傾國在人。悟空唯色。緣一情之未泯。薄萬乘而不爲。彼重色三耶。尚死馬前。妃子多情。漢武徒懷帳裏夫人。孰能舉念全灰。掉頭不顧。悲生憫死。成釋迦。帝子之功。削髮披緇。去開國君王之號。奇情駭世。尊諱難書。此又一因也。是以變幻離奇。烘托點染。託言閨闈。爲情史之專書。假設門楣。若盛朝之名閥。其實事非一姓人。異諸善放眼波。濤俱是。秦淮烟水傷心。城市忽成異代衣冠。故欲吐有必茹之情。每隱有彌宣之妙。葫蘆火化。本無閩人終古之心。假語津迷。自有抵岸回頭之日。不佞謬參正諦。剖集遺聞。由假悟真。信太上以忘情爲貴。卽隱求事知酸淚。非作者之癡。遂敢洞抉藩籬。大弄筆墨。鈞沈索隱。矜攷據於經生。得象忘言。作功臣於說部。爲知爲罪。全俟後人見淺見深。仍由讀者自笑。好爲多事。直癡人說夢之流。何妨強作解人。尋頑石點頭之趣。悼紅若在。義或庶幾。

歲在癸丑嘉平月悟真道人識於滬上

## 例言

一紅樓夢書中所隱之事。細爲紬繹。皆有可尋。故爲索隱一書。逐段將眞事指出。以免埋沒作者之用心。而開後來閱者之門徑。

一全書大旨。隱寓清開國一朝史事。故先爲提要一卷。以發其凡。

一諸家評紅樓者。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各種批竅導窾。固已無義不搜。然其用心。大抵不免爲作者故設之假人假語所囿。落實既謬。超悟亦非。於書中所指何事何人。全不領悟。眞知既乏。卽對於假人假語。亦不免自爲好惡。妄斷是非。故是書流行幾二百年。而評本無一佳構。下走不敏。卽於是書融會有年。因敢逐節加評。以見書中無一妄發之語。無一架空之事。卽偶爾閒情點綴。亦自關合映帶。點睛伏脈。與尋常小說演義者不同。以注經之法。注紅樓。敢云後來居上。

一諸家評本。懵然妄斷。雖難切合。然其用心處。亦自不可沒。故本書特擇其語不離宗於書中筆法語意有道着處者。選存一二。借以廣益集思。本評加索隱二字於前。以示區別。餘則採某家者。則書其標題首二字。如大某山民則曰大某評。護花主人則曰護花評之類。以存其名。而標其異。衆僧說法。或得參解上乘。

一本評於事實攷證未精。參詳未確者。概弗妄列。有異聞有歧說。有疑義。並著而出之。亦注經

攷史法也。

- 一事無可攷者。間亦評論其文。敷陳其意。於全書大小結構。及一切語言動靜。穿插照應。均爲一一指出。方不負作者當日經營慘淡之苦心。
- 一書中有脫略者。有偶誤者。有故意矛盾者。亦均揣作者之本意。爲之揭明。以免羣聲妄吠。
- 一是書雖名索隱。然書中隱事有不可直道者。亦用曲筆以傳之。蓋不忍負作者之用心。明忌諱。存忠厚而已。

## 紅樓夢索隱提要

紅樓夢一書。海內風行。久已膾炙人口。諸家評者。前廢後續。然從無言其何爲而發者。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爲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爲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

全書以紀事爲主。以言情爲賓。而書中紀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賓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於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於是故離奇好爲狡猾。廣布疑陳。多設閨文。俾閱者用心全注於女兒羅綺之中。不復暇顧及它事者。乃敢乘人不覺。抽毫放膽。振筆一書。是又善用喧賓奪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尋常文家之能事已也。

開卷第一回中。卽明言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真事。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都皆假語之類。情節構造人物。升沈大都皆真事之類。不求其真。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不玩其假。無以見是書結構之精。

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看去。便無趣味。況無論爲真爲假。其事皆由一情字發生。故閱者又當以情爲經。以事爲緯。

全書百二十回處處爲寫真事。却處處專說假語。其正事正文。或反借閒筆。觀筆中帶出。或從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是書本爲寶黛諸人作傳。其鋪陳家事。安插外人。不過視爲餘情點綴。豈知所謂正事正文者。大半卽流露於此。例如秦可卿之喪儀。劉老老之入府。賈元春之歸省。與寶黛諸人無涉。而當時之遺聞逸事。在焉。所謂借閒筆觀筆中帶出者是也。又如倪二之醉言。焦大之嫚罵。賈璉乳母趙嬖嬖之絮語。又與兒女風情無涉。而當時之盛衰時況。見焉。所謂借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者是也。（詳解均見分卷）

看紅樓萬不可呆板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隱。不過數人。數事。若平鋪直敘。只須筆記數行。卽可了此公案。尙復有何趣味。惟將真事隱去。演出一篇大文。敘述賈府上下幾三百人。煞是熱鬧。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儻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張冠不得李戴。則全書不但人多無著。而且顛倒錯亂。牽合甚難。作者惟以梨園演劇法出之。說來方井井有條。亦復頭頭是道。蓋上下數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腳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人。或先演其後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卽不復問其下一場。如此變動。不居乃見。若大舞臺中佳劇。迭更名伶。百出無擁擠複雜之病。不然粉墨僭登。崑簧雜奏。雖作者亦以人多爲患矣。

書中正寓夾寫。比賦兼行。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不善讀者。一落迹象。謂寶黛實有其

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然全書行間字裏。亦自有其事其人。若一味  
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之真知己也。天下解人最難。如是如是。

以大學中庸講紅樓。期期不敢奉教。然作者實有得於經旨處。其美刺學詩。其書法學春秋。其  
參互錯綜。學周易。其淋漓痛快。學孟子。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況全書總名。更非漫然著筆者。其關合事實。得  
絃外音。如是書原名情僧錄。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若出之富貴之家。金玉之質。則古今  
曾有幾人。此一可思也。其書又名石頭記。夫寶玉本無其人。通靈安有其玉。石頭一說。更從何  
來。其稱石頭者。大抵爲記石頭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釵。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  
則地屬江南。人爲閩閩。本有其事。實有其人。更爲明確。此三可思也。又名風月寶鑑。言風月。則  
非閩門之常度。可知言寶鑑。則寓箴規之大義。可想孰能當此事。甚離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稱  
之名曰紅樓夢。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爲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  
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  
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採二  
說。則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者求之。於全書大旨。思已過半。

全書百二十回之目錄。大半皆明指真事。而特於書中敷衍一篇假文章。說來偏詳詳密。使



人讀書忘目不復措意及此。故至今不知何指。如第三十回目中忽言椿齡三十一回目中忽言白首皆有意露洩春光處。不然求之本回書中殆不可解。故閱者疑爲舛誤。其然豈其然乎。

（詳解見後）

作紅樓人必善作八股文。其全書皆鄉詞造意點題處。不過數語而已。

作紅樓人必善製燈謎。全書是一總謎。每段中又含無數小謎。智者射而出之。

全書中詞曲詩文謎語皆關合事實者爲多。非漫然爲諸兒女作代筆亦非故爲譏語爲假設之人下身世也。

書中以葫蘆廟開始。是作者狡猾處。言將真事隱去。全裝天下後世於罔葫蘆之內也。然書中於士隱未去之頃。又言廟被火焚。火化葫蘆。可見作者用心。不過假設迷藏。仍留一綫光明。出於於罔葫蘆之外。特閱者自墮情網。不復問咫尺。天中尙有何事。葫蘆深處尙有何人。是以迷陣相傳全不知作者本意。是非葫蘆之過。但打破葫蘆者無人耳。

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蓋預知後世閱者必爲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故特著此筆。言真事。雖在葫蘆之外。假語却引入迷津之中。誤靈天下多少聰明作書人得無過。

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疎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而其

流露正文。將伸復縮。全如蜻蜓點水。不脫不黏。又妙在善用一虛字。書中中字有來歷。是妙在善用一合字。處處寫影寫神。不著一重筆。不下一實筆。是又妙在善用一離字。虛虛實實。離離合合。乃演出一部神奇不可測之紅樓夢。

書中開口便言當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又言閨閣中歷歷有人。又言亦可憐。閨閣傳。又言不過幾箇異樣的女子。又言半世親見親聞。這幾箇女子。可見作者用心全爲當日異樣諸女子。作傳諸女子之行止識見。不必全軌於正。而其人皆由至賤以致極貴。或戀故主。或念故夫。雖曰不奇。有所不可作者。親聞親見。知爲千古所無。不能不記其奇。以告後世。然若而人者。謂之正。不可謂之邪。亦不可故第二回書中。痛言正邪兩賦之理。偏重於優姐。僧道一流。此卽所謂異樣所謂出人之上者也。無此諸女子。便無此情僧。亦無此種族。與亡之世界。作者於此。有驚奇有隱痛。故專重諸女子立言。爲毀爲譽。殆有不能自定者。固亦傷心之作也。

是書成於悼紅軒中。曹雪芹先生增刪五次。此書中所明言者。雪芹爲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隆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於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繕造。另自有人。開卷第一回薛平所言。乃初稿者一篇自敘。事係親聞親見。故有味乎其言之。播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必及

見聖祖一朝之盛。乃云蘭桂齊芳。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尙不甚密。是書原案。蓋不免有直率疎漏處。至隆乾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聞內閣尙有未經改之檔案。沈懋中猶見之。）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神愈隱而愈不失。其真雪芹爲紅樓功臣。繪像當淺烟第一。然亦必當初原本。結構不凡。後來人乃肯爲戮力考史事者。不可不於馬遷二十餘人外。爲別彙以祀兩君也。

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本。傳傷過甚。遺迹五臺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爲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已詔書。實即瀛羅五臺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已其懺悔之意深矣。五臺有清涼寺。帝卽卓錫其間。吳梅村祭酒所爲清涼山讀佛詩四章。卽專爲世祖而發。康熙王允禩世子著目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近人清宮詞內有清涼山下六龍來之句。皆咏此事。又一說世祖出家在天泰山。爲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語。魔王謂朝世祖。衆口一詞。流傳不禁。荆度時作詩數章。傳本不同。有來時鶴突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又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緣何流落帝王家。與目下書見中所載小異。均爲世祖出家之證。康熙之世。聖祖屢幸五臺。並奉太皇太后。村翁有所爲。

且至今京師諺語。謂人慮誕曰。孝陵。孝陵者。世祖之空陵也。漁洋詠鼎湖原云。多事橋陵一坏。土伴他鴻。豪在人間。卽指此乎。又茂陵懷古一首。亦對世祖而發。故有嫫氏仙何在。瑤池信不廻之句。父老相傳言之鑿鑿。雖不見於諸家載記。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情僧之說。有由來矣。至於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清時漢人冒滿姓。多於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勝枚舉。因漢人無入選之例。故僞稱內大臣鄂碩女。姓董鄂氏。若妃之爲滿人也。實則人人知爲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於浙之鹽官。小宛豔名夙熾。爲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瀕於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后立后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爲后。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髮爲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

小宛既北。辟疆慮禍。託言已死。著影梅菴隱語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如皋張公亮曾爲小宛傳云。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二。神姿豔發。窈窕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願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

不能去。若夫男女閨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  
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況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彊者。名襄。如臬人也。父祖皆貴。  
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嘗以詩贈之。目爲東  
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彊高自標置。每遇狹斜。  
擲心賣眼。皆土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彊噴噴小琬名。辟彊  
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傾之高  
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彊同密之屢訪。姬則厭奏淮。賈徒之  
金閨。比下第。辟彊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非  
受糜於炎炙。則必逃之黽。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  
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睜視。不發一言。蓋辟彊心籌。謂此入眼第  
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  
遽。遂如夢值。故憤蓄感。兩意融液。莫能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彊旋以三吳壇站  
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  
中。辟彊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著輪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親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蘆樊。  
特調衛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彊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

身不阿。運怒回。擣同年。賦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  
此。旬已。爲。寶。囊。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悒。無。所。寄。託。偶。月。夜。蕩。一。葉。舟。隨。所  
飄。泊。至。桐。橋。肉。見。小。樓。如。畫。閣。開。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財。云。此。蔡。淮。畫。姬。自。黃。山。歸。喪。母。抱  
危。病。繡。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藥。罈。狼。籍。敢  
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  
息。未。定。至。半。夜。避。被。衣。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  
如。輻。輳。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  
勺。粒。不。體。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若。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  
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沈。吟。曰。天。下。固。無。是。易。事。且。君。向。一。醉。語。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  
從。知。余。固。閑。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庸。辭。去。  
至。次。日。姬。靚。妝。解。裘。束。行李。屬。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資。一。時。  
冠。絕。名。遠。負。通。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濟。野。遊。惠。山。歷。毘。陵。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  
姬。著。西。洋。布。襪。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  
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在。也。凡。三。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  
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

茗碗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寶霍相檄。仇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禱脫之。短絨細札。實諸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聞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煒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隱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護之。幾敗事。廖（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福謙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寶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安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圖中。撫桐瑟。賞茗香。品評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探韻詩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輿意所求。及必搜括追隨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應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死壤間未之有也。申齋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屢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使兵得獲。則釋君其問。我於臬府耳。申問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

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癩凡侍藥不閒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

按此雖言琬死。而又特書其致死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傳誌向無此例。皆是特筆。有兵得我一語。則其言外之意。隱約可思。又嘗見辟疆詩中。往往寓小鳥雙棲。大鵬奪去之概。則是小琬未死。被奪於兵。蓋可見矣。

董妃卽小琬。雖不見於記載。然以張之傳冒之詩證之。已微露其意。今欲考信。全在紅樓夢一書矣。故紅樓夢爲史家秘寶。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四首。所言皆帝王之事。內有陛下萬年壽。妾命如塵埃之語。又有南望倉舒墳。掩面添悽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之語。又有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之語。可見爲妃死出家者。而作不言所指。是當時忌諱。不敢明言。且自古無悼亡過世之帝王。可見確爲清世祖。而作又第一首有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兩切董姓。又可見確爲董妃。而作董妃之爲小琬。不但冒詩張傳足證。梅村題董白小像絃中語言含著。已見一斑。其詩中又云。相思千里草芊芊。此千里草字。卽與讚佛詩可憐千里草一聯相對。照兩用隱語指一人也。且末章云。墓門深更阻侯門。忽以侯門與墓門並言。意復側重。可見琬本未



死。深在侯門。益信爲董妃。卽琬之證。詩中可證者尙多。不克盡舉。分卷詳之。梅村稱爲詩史。信然。信然。

又屈大鈞道援堂集。大都宮詞。末首煞尾云。更聞霽補國。愁絕綠珠篇。綠珠一言。亦指小琬被奪事。可見一種流傳。久而未絕。其事殆不誣也。梅村題董白小像序中。一則曰時遇漂搖。再則曰奔迸流離。中數語忽曰。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其詞閃爍。與張明弼小琬傳語意略同。傳中有寧得我而釋君一言。更可爲小琬被擄實證。梅村題像詩云。鈿盒金釵渾拋却。高家頭馬在揚州。然則小琬之虜殆先爲高傑所得。耶。韓元山輓詩云。繭絲久待方成匹。絨扇無緣得素圓。又白楊未種俱消歇。何處春風燕子樓。其語意中但有室邈人遠之悲。決無玉碎香消之威強名。爲輓實僅弔辟疆耳。當日名流人人弄筆。殆有意爲後來考信地也。

梅村題董君團扇詩云。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二語正喻夾寫。頗以小琬齒長入宮爲納之者羞。又以他人聚首爲辟疆羨妬。又古意六首之一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以金谷喻水繪。詩意尤爲明顯。漁洋山人題冒辟疆妾圓玉女羅畫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森森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亦爲小琬而作。圓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轉之義。故曰圓玉。女羅羅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與死別不同。矣。全書爲演情僧之事。故崑崙注意鋪敘寶玉黛玉二人。二人者以寶玉況情僧。以黛玉況妃子。